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二十七

宋 劉克莊 撰

啟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祝登西華久從隱者之游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光  
生原隰恩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居多  
館學之流近歲擢才稍用米鹽之吏未覩研桑之新  
智先隳氷蘖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何以拔書生

而臨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綰  
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柱後之彈  
文追咎榻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照幸要領之獲全三  
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杖拭姓名出夾袋之中  
深維卵翼之恩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之  
始乃知責任之難贛客橫行增莢之符方急嶺民貴糴  
泛舟之役未休操切則失人心謬悠則誤國事鴻施所  
被爰負莫勝茲蓋伏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統

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濂溪  
之老及後乎元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餘  
或可希前修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  
遠有光華既誤蒙於推擇丞相毋拘文法所願効於驅  
馳

通唐經畧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輶適依節制輒  
干六轡冒贄一牋恭惟某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太阿

出匣孰能擬其鋒鋠老柏參天傍畧絕無枝幹靡繇援  
手自簡上心頃峨豸角之初屢聽鳳鳴之舉言及乘輿  
事關廊廟安知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在江湖不以  
名高而色喜甫建臺於江介俄開閭於嶠南龍戶馬人  
競來衙謁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之饗吏草心千古  
之貪泉刷恥昔者廣平之人尋踐台司迨夫君嚴之歸  
亦登左轄佇觀新渙覓掩舊聞某久矣荷鉏偶然易節  
居里每勤於存問起家亦荷於吹噓屬茲滌穢之初竊

有樞衣之喜譬蠅附驥雖莫企於騰驤若驂從與庶粗知於向背

賀右丞相還朝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咎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周公於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某官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抔土之憤至此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鄰邦之嗣立殆舉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憤身而敵愾執訊獻

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有年建肅親行淮浦收十全之  
效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臣之誼曾靡告勞  
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之對輝煌文德之麻  
昔高孝兩朝方脩攘之並舉若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  
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迓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津  
渙已離之人才作懦衰不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遄裴  
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夷吾之在某謬叨刺部諭聽告  
廷矧嘗蒙華袞一字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



春育聳聞東閣之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

廣東曹謝二相

俾司斂散績效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峻光華  
之選出元台啟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俗吏  
烏知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先正丁寧  
深探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圖寸效以  
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蘇遐嶠自顧已陳之芻狗豈能  
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智辱翹材之汲

引銜使命以驅馳冰蘖持身米鹽衡慮毀家以紓楚難  
景行有慙汎舟而救晉饑秋毫無助驟遷甚寵內省若  
驚蓋周子之舊游與芮公之遺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  
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輶車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  
可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相之生成懼賤有司之敗缺  
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俊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  
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苦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  
上孤煩使某敢不恪共官守仰答已知范公一筆之勾

倘未捐於大造后山瓣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

除崇禧觀謝丞相

烏臺數罪乞寢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負  
愧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雋遷樞庭之末屬逢  
翹館之並開雖五尺童皆知且與之不悅無三寸舌能  
令平勃之交驩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經赦宥頻  
奉使令起廢刺袁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使粵淹留甘  
落於節旄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援當朝廷譽馳

驛趣行帝遣巫陽歸兮入脩門些衆排子厚擠之又下  
石馬退慙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舉言言擢髮字字切  
身蟲篆留心固已浮華而少實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  
不驚獨當國休休其有容顧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  
萊之雲氣卧遊句曲之洞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  
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左右服勤尚足垂魚而定省非  
元宰曲為之全護則累臣豈獲於便安茲蓋伏遇某官  
有扶顛之勲勞有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事之

盛心一是一非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  
九袞之親以示大臣之育才以明孝王之錫類某心非  
土木質委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効命倘  
末路之見收

謝三府

鋒車亟寢已行白簡之言勅墨猶鮮更賜黃冠之號保  
全恩大循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尾僚受知首相及  
次輔登庸之後乃羣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競趨新

貴不負楊臨賀竊慕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名在漢黨  
人之列中雖起廢俄又速辜深探隱微盖用誅心之法  
追尤狂瞽欲加拔舌之刑幾年太史之滯南萬里陸生  
之使粵羈留瘴土夢斷釣天遣巫陽而下招上非終棄  
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淳祐之新元負端平之舊  
譴放還田里免詣闕廷嘗歷考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  
國方多難不能效命以執殳堂有高年尚許服勤於扇  
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孤生豈得以便安茲盖伏遇

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飯吐哺沐握髮本出盛  
心進加膝退墜淵大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  
之親上以昭聖主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  
自訟碎首莫訓誦緇衣之章公寧有厭磨白圭之玷僕  
敢不勤

謝史端明

驛書趣召甫遙遠使之歸臺簡急攻猶賜散人之號包  
荒德大撻市愧深伏念某向者忝末屬於西樞逢並開

於東閣深惟杜甫素受韋丞相之知竊慕任安不舍衛將軍而去竟收朝蹟繼奪郡符暴揚心事之隱微倚撫奏篇之狂瞽哭厲王而輒食上心本厚於所親趣茅焦而就烹聖世況無於是事果蒙杖拭復備使令身久留椎髻之區名不在譽髦之列徵宗元至闕始憐久斥而稍收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棄辱門牆之教誨累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怨昔賀老黃冠而還里世以爲高萊子斑衣而娛親傳稱其孝豈敢懷賢於前



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伏遇某官歷事四朝獨殿諸  
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共享于功名仁人先天下之憂  
初何心於富貴於袞繡問安之際有綈袍念舊之言遂  
使孤危亦安閒散某灰心進取稽首薰修此日槐陰莫  
尾朝班而詣府異時林下倘容樵服之拜庭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猶竊便安大為知己之  
羞永負終身之愧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尚髫

垂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殘蓋嘗  
內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嫁幸而粗  
畢耕釣足以自娛于何躁圖又起妄念白鷗沒萬里誰  
信已忘之機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罪而况瘴鄉馳  
驛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之啟擬漢省中之  
語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作三緘防口殆若瘖  
者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  
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

手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  
則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擢髮尚爾全軀茲蓋伏遇某  
官望重於山心平如秤謂富公晚輔慶厯莫明守道之  
誣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  
夫執法之公大費保全曲為末減某敢不噬臍懲艾稽  
首歸依瞻彼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為鳧  
雁而少多欲報鈞陶第勤香火

謝史端明

東閣開筵力排謗議南牀迎擊復寢除書罪宜抵於春  
鉗恩許依於香火伏念某粵從羈中酷嗜雕蟲諸老憐  
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爲固嘗  
指天日以懺非每欲挽江河而滌穢又況心膽碎於機  
穽精力竭于米鹽望之猶木雖然安能吐綬棄之如腐  
鼠耳奚足發機猥蒙當軸之殊知實本過庭之素訓念  
馮唐之已老命巫咸而下招白簡未乾緇衣改造宰相  
進一郎吏盖亦甚微國人與諸大夫以爲未可謂騰口

泄禁嚴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官設如嘖言殆有狂疾  
未嘗迴首憶玄都觀裏之花矧復交談及溫室省中之  
木殃由天降禍非已求下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為  
廟堂閣館之累迄從寬典厥有裏言茲蓋伏遇某官士  
者宗師國之壽雋大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興仲尼返魯  
之餘講學未厭似記樞衣之舊屢羅貝錦之誣察其因  
薄技而賈衆憎憐其以虛名而博實惠遂捐圭撮俾奉  
旨甘某敢不掃迹塵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

此盟御青牛而出關請俟他日

謝諸府

除目驟加嘖言踵至甫還羶而起廢復銷印以投閒子  
奪無私省循有覲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蚤工雕  
蟲之文俄而悔矣晚抱屠龍之技無所用之端平排去  
而不容淳祐喚歸而中止初無顯過謂有躁圖六百石  
祿六十老翁久懷知足之念一兩永金一日制誥安得  
喪心之言片辭造膝之薦揚百喙吠聲而驅逐轍環嶺

海跡掃山林蚌無照夜之光庶剖胎之可免雞有為牲  
之患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世於把茆尚掛姓名於夾  
袋省中語泄輦下謗喧奪粉署之新銜返黃冠之初服  
灰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冤刀割香塗漸不分於苦樂仰  
荷廟堂之寬大尚容閭里之浮沈茲蓋伏遇某官有獎  
王室之心有育英才之樂屬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車  
笠之交去國有年稍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  
可光祿勲之人欲息衆譴姑令遠引某敢不杜門省事

銘座訟非二十八宿笑人幸免辱清朝之選三十六天  
訪道願徧為福地之游

賀范左相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故親攬於大權有  
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揆席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  
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  
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  
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



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  
人之中庸貴處廟堂矍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  
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  
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鄣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  
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  
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  
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必開密網必草副封必斥  
絕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

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於箕翼紀勛  
績於旂常集流落十年漸侵六袞福建子是惡既不可  
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爲農而沒世  
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  
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特噐之之通  
問

賀杜右相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

為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陛益尊在昔昭陵有臣  
祁國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學館頌  
歌與希文而對秉宮闈嚴憚云杜某之卻還流傳千萬  
世號為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  
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岳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  
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嘗  
叱義府於仗下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  
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

有偉人何至移朝權于姑熟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昕  
朝虛巖石之瞻輟玉食而深思覆金甌而未缺昭告昊  
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  
之重趣其袞繡之歸夫既為善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  
責必也法先賢如秤之喻念前輩平舟之言起巖穴遺  
材退筆刀小吏弛筦權以紓民力寬尺度以收士心澶  
淵采石之戰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巖之相業視昔有光  
某去國十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丈之一勾不幸

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已一旦奮庸豈云附  
翼以攀鱗庶可揚着而吐氣作夢得聞釣之賦文筆久  
哀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託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為保若稽古  
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考帝王之世  
尤隆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祖之於嚴  
子云朕故人或遜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彊起所以

示後世人主進脩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名節之風久  
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之  
大成嘉定初潛實賴綺園之力端平搃攬首當莘渭之  
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  
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  
遠避隼猜魏公喜畫錦之歸冷看蝶鬧屬者朝更政化  
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顧瞻表著羣公環列類非昔者之  
親臣一老獨存方且歸然于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

重慰仄席之思謂莫繁乎一日萬幾之勞莫要乎三墳  
五典之道嘉與鴻碩相親燕間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  
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  
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儷邁史梁兩揆之榮典故  
具存踵申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困謗傷人或謂  
之非辜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  
舜欽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  
時久疎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

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倘許逃歸於陽翟

江東憲謝鄭少保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被  
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病在信  
書作太玄如鼠坻徒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非所樂聞  
未嘗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下之射頃  
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誦杜甫于百僚  
夕有隆宗元於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有物以尼之烏



獲之綆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景重際明時周大  
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已荷鋤而在畝例叨  
出節以起家羣嘲衆罵之身不無懲創再哀三竭之氣  
未易激昂雖勉奉直指而行深恐為翹材之累恭惟某  
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翁之誠上苦留公詎容舍上  
而歸士或負已終無厭士之意興懷舊掾久伏空山昔  
位置入宮未免召蛾眉之妬今驅馳于隰第令服馬走  
之勞持假皇華以安孤蹟某敢不恫瘝求瘼平恕讞疑

遇事風生非復少年之才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  
憐

謝丞相

置之閒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啟擬衆  
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洊忝弓  
旌輒投畧獲怡然膝下戲披菜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  
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關而絕交游世皆云  
東野詩寒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揺手止之有一

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麻制  
夕頒杖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著衣裳而顛倒厥令  
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豈若繫匏  
而不食頓忘驚劣遂許驅馳然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  
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有呻吟顛顛之態郡邑少  
忠厚豈弟之風每隱於心為之顰蹙欲繩以法多所掣  
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  
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

玉尺以量才躬衮衣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  
魯之諸生念其昔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察其粗經原  
隰意農馬之智專特昇皇華以榮晚節某敢不感公朝  
之起廢體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顧激揚之  
安出家宰操詔王之八柄倘黜免之小寬

謝給舍侍從

祝釐林下將挂其文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華  
之禮樂向匪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挈墜跡于九淵伏念

某少已崎嶇晚尤齟齬嘉定箋蟄龍之舊話萬死一生  
端平倡市虎之虛傳十年三黜項言歸於嶺表已自誓  
於墓前營菟裘之地以老身耕綿上之田以養母敢謂  
腐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平之雞竿出澤國之龍  
節兒童夸詡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祝規或責備埋輪  
之舉然以負薪沈疴之久加之傷弓懲創之餘神明眊  
昏精銳銷煥時有相攻之雀鼠何怪事繁豈無當問之  
豺狼所慙力腐深恐速曠官之咎抑以為知己之羞恭

惟某官仁義陳於王前風采聞於天下謂南有杞北有  
李固已得賢而立基然細為楠大為桷尚且聚材而建  
厦聲氣之所求應議論之所吹噓言念孤生早參諸老  
昔接武於鵷鷺行之末每致嘖言今服勞于牛馬走之  
間尚堪麤使終然暗劣廁以班行某敢不懷起廢之殊  
知體好生之大德自憐老子讀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  
臣誦雲夢上林之賦

謝臺諫

製茅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伴行劇部衆  
羨晚塗之榮寵誰知要地之主盟伏念某容貌子雲之  
取輕骨體虞翻之少媚名如畫餅曾不療於饑腸身若  
射侯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辱頻歲之予環朝  
聞四輩之趣周夕報一人之毀布懶如叔夜形骸漸已  
不堪老去仲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景又值明時解  
禁錮而起家駕輶車而入境目擊瀕江之凋瘵耳聞比  
屋之歎愁囹圄尚有滅耳荷校之囚郡邑未聞望風解

印之吏共惟法筵舉揚之義蓋龍象之共觀幸忝外臺  
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且恃霜稜而無恐不然凜  
冰蹟之易危茲蓋伏遇某官夷清惠和蕭剛汲直上更  
大化惟一二臣予同公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埽去  
冰山之黨首徵還鐵筆之賢興念陳人早陪髦士昔諸  
老更相稱譽幾若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真實曲  
加杖拭仍備使令某敢不思復玷之難體訓刑之旨高  
原下隰方將訪疾苦於民間廣廈細旃焉敢望吹噓於



天上

賀謝司諫

龍墀渙號騎省斥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為范君之賀法  
筵第一義皆聳聽滎陽之言當寧虛襟在廷舉笏竊以  
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固然與  
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芟夷于未滋蔓之始既寢  
了翁之諫疏孰敢嬰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  
受金陵之禍瞻言前哲復見今公恭惟某官稟岷峨之

精英傳開洛之本統項居言責尤著直聲屬時督閩外  
之臣竊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皆倒持手版之人賴  
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  
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號召於惟列聖皆親除耳  
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  
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  
銅山之賊然而質肅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  
瑤華宮有云事不止此寧一發之為快當百鍊而愈剛

公卿幸得遭時其可孤於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寧不賀  
於太平遂自大坡進持魁枋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  
寫性情時宰疑麥葵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粟布之彈  
粵從尹氏之秉鈞莫曉累臣之得臯不圖衰朽復備使  
令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  
賡徂徠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諍臣之論

賀劉察院

渙號楓宸斥賢柏府昔饑烏久噤虛我獬豸之冠今鳴

鳳一聞盡革蜩蟪之響福流宗祏喜動縉紳竊以人臣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於天下永叔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為博士寧遠作夷陵之役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諍臣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某官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贄為臣疇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鐵壁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事為冥鴻之舉而諸賢

效仗馬之瘖聖斷赫然既親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  
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繁官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  
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  
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如於摧陷翕  
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  
如丹青是必本源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  
之功名不唯霜簡之凝行見辰猷之告某羈孤一介閒  
廢半生方寶紹間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倚

撫其奏篇及一相之顯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哀暮復  
忝驅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畯失職之久忝子  
駿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  
於薄技

賀江察院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關無怪盈廷之默今  
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廉陛益尊縉紳相慶恭惟  
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厯之去夏公首

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言語為著  
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岳繼先賢而挺出舍執事其誰  
歸共惟某官擅九牧之名為諸儒之倡出新義于繁辭  
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二漢之間芟夷陳  
腐項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使其雅意於本朝久  
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  
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  
徑峨豸角謂金陵雖去奈其徒之護法實繁况老蔡尚

存恐所什之黨碑復立觀奏篇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  
理亂安危之分必不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  
三家而共國必真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  
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  
於百僚焜燿一時芳芬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  
鮑之知契濶十晷顛連百謫豈料窮途之不死獲觀賢  
路之復亨訪凝之於匡廬山中悵莫徙於名勝賀陽城  
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



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  
之開說

後村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二十八

宋 劉克莊 撰

啟

賀鄭少傅

細旃徹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暢尊王之旨弼予  
亮天地遂登亞傳之崇簡冊有光搢紳相慶維綱常之  
大義具筆削之一經曰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  
書盜誅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詖論

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厯胡文定之說不盡行  
於紹興孰如舊學之宗工躬闡素王之本指爰切劘於  
后德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  
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嚴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  
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于燕閒密勿龍  
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蔽聖經之一言將使夫竊  
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斧鉞華袞之筆莫如我敬王  
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

品乃荒幻踐之昔封方留公旦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遜  
野傳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於  
數學重提化筆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屐齒子無  
曲學素鄙平津之徒諛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

除將作監直文閣謝丞相

郡紱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谿徑  
之扳緣頂踵出廟堂之啟擬伏念某虛名作崇實踐有  
慚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懽丞相

平太尉勃之際非啗古之所能粵從公府掾之免歸長  
為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泝單傳南馳上察孤忠  
每欲赦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愈之人一招一  
麾屢起屢仆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軺發擿技窮  
終非當道埋輪之手平安信遠不勝高堂扇枕之情叩  
閣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詔乃若陞華班序寓直  
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頃嘗  
出使慨然登車念揚雄久不徙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

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為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  
相之猶天誰與鰕生而為地茲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  
抑魯儀休之庶陛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為鉅人長  
德上道揆下法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  
或不知其密啟遂令枯朽亦玷光華然某將母不遑容  
身無所暴子蒙繡衣之遣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而歸  
終期得請

謝臺諫給舍侍從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資美質加重使華端繇要地之  
吹揚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州晚輩乾道故家頃  
濫綴於英髦俄乍歸於民伍季布自謂有一譽一毀之  
人韓愈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觚稜浸遠麾節迭更中  
叨虞人之招輒挂逐客之議屬逢改紀復起乘軺豫章  
之西彭蠡之東乏振揚之風米廣廈之下細旃之上辱  
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孝章之誣乃絕口不洩古靈  
之藁蓋屢薦而後入非一噓之所能既書新銜頓改舊



觀立都君子解向來種桃之嘲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  
之舞萃此殊尤之寵華其留落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  
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歐蔡身美名君顯號多雍容感  
悟之言世欲殺吾憐才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滯迹駸駸  
其垂暮俾枯茭濯濯以回春然其慈母九齡故山千里  
繡衣而使渤海素無暴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竊慕  
賀季真之舉

賀鄭少師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旌茸纛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  
庭欲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服佩之珍  
載籍罕聞搢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無上公  
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紫嚴  
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為帝王之師賜  
履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昭代之耆英則  
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  
廣而功崇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勞鮮儷不待審象而求

野望實已乎勦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  
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羨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  
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  
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  
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子革靡所不知設醴酒于穆生  
久而愈敬雖熙寧遇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  
準今有隆無殺錫公千載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  
輔太平之業某屬馳輶傳僭聽制麻方千贄之滿前顧

一箋之獨後老文學為歌頌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

賀游丞相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  
大人為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  
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嘆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  
世崇挾術以救時彼哉雜霸之淺圖無不自售責以敬  
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

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  
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峩汴大原於關洛窮  
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  
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  
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  
有登庸之意決于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它人雖推  
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於廷而宣麻立乎  
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羣公而當軸

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之機枯本氣實則客邪去初著誤則末勢孤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期閣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旨甘情切但思陽翟之逃歸

賀湯司諫

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  
有爭臣尤急聞於骨鯁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  
參用唐制莫要于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  
之詩日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延英向非一代  
之名流曷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  
剛栖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  
主可為忠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家

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斂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躋兩地之尊某仄聽出綸不知折屐幸有要津為吾輩之盟主敢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徂徠聖德之詩尚能勉強作韓子諍臣之論無復激昂



江小坡

上同  
司諫

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者塞直剛大於兩間賢

路室則卷懷而藏世道清則覽輝而至奮筆誅陽貨之  
盜垂之冊書鑄鼎圖魑魅之形究其情狀謂祿不可去  
公室謂國不可有世卿謂授太阿於人者臣專謂擁虛  
器於上者主弱謂脩築分事任於嘉祐謂罪浚並登庸  
于紹興謂士大夫詎宜作家臣謂聖天子當自為英辟  
鄭公所上百奏

下同

賀鄭侍御

漢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諍臣今不  
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興論文歸夷考昔賢  
有居是職我冠此李義府仗下皆驚草奏劾博陸侯廷  
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留恭惟某官  
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  
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登光範但知  
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

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  
然後九鼎之世重然後太阿之柄還贐鮑魚於腐臭之  
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為執事難茲拜雜端  
以旌忠貞必有以銷弭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  
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徧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  
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熙運某屬叨乘傳僭聽置郵  
在古靈藁中早叨陪於末至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  
平

賀謝殿院

出綍楓宸提綱柏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  
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言初下輿望翕歸自昔  
明日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叔實開  
天聖慶厯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為元祐建中之命脉  
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凜然羣公先正之風恭惟某官養  
孟氏之至剛聞曾子之大勇項我豸角親捋虎鬚舉扇  
障元規之塵安能免我裂麻沮延齡之相可不壯哉自

拂袖觚稜之邊徑誅茅廬峰之下屬者負宸收倒持之  
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邇英俄擢補闕論蔡新州於  
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  
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愈堅貴璫咸憚于淳夫掖庭  
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  
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兼任典則故然益進昌言永  
扶皇極某屬叨乘傳僭聽置郵在古靈藁中何幸獲陪  
於下客賀延英門外自嗟不及於武人

謝閣學王侍郎薦自代

遂

寶度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誤蒙閣老之知所  
愧哀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公卿  
伯益作朕虞乃欲讓於朱虎華歆拜太尉亦乞授於管  
寧共惟本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况公之褒  
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某芳猶菲菲髮已種種向  
來言語類楚接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駘駘之惡逢人  
莫不掩鼻通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貪榮浪出念正始

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見南都之鐵壁運之  
隆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  
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列豈憎嫵媚寧予羸疎茲蓋  
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直聲動乎穹壤坐虎皮闡新  
義士所樂聞執牛耳主齊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  
坡獎介夫求全實難節取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  
回首故棲未免負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為古  
靈薦藁之羞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挾卿  
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  
歷觀西掖之雄詞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  
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  
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  
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  
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殫負二宜去奚待



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昇隆  
名身縻牡駕駒轡之間敕經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  
留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  
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  
由筆端之予奪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頃覺于光  
華舞蹈不知其嗚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詞獨行於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為歌  
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親年愈高宦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

謝王侍郎舉自代

趙

登賢禁索有大勲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晚暮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興而無愧猶推轂而不休或評陸遜之名才宜為已代或表錢徽之年輩謂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而不密迫鐘漏而猶行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傍觀責備笑

六十老翁所為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嘗上疏而乞骸  
骨惟論交之再世況受業之同門聽輔嗣之金聲親陪  
麈尾得右軍之繭紙常寶篋中車笠之勢久分膠漆之  
情不改屬者寵嘉勞舊登陟論思運流馬以餉邊扈屬  
車而上雍仰盛世夔龍之遜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  
交懼非確論茲蓋伏遇某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  
心燈謂人物渺然深起乏材之歎憫朋友缺矣首歌伐  
木之章既信復疑以榮為愧某摧頽莫齒感慨盛心尼

父夷吾豈果不如於農馬退之東野願為相逐之雲龍

回賈制置

驅馳遠使子環猥被於上恩獻納近臣推轂端由於餘  
論愧謝函之未貢辱慶問之俯臨伏念某誤隨弓旌超  
駕輶傳未免低徊以就飲啄詎能奮發而立功名無復  
著鞭甘避諸君子之三舍但思全璧下從先大夫於九  
原子職有虧使事無補屢叫閤而引去忽馳驛而喚歸  
葵藿傾陽戀國之心固切桑榆垂暮循陔之日幾何雖

九重惟行之令已頒然一介不移之愚難改只俟黃符  
之下即遂斑衣之還凡此僥踰出於吹送茲蓋伏遇某  
官奮孤忠敵王愾出隻手扶天傾舍人詩篇雜杜陵老  
而無辨太傅議論多漢朝儒所未言有赫赫之功名尚  
惓惓於人物乃如醜質亦拜好辭某盥手剝封滿懷堆  
感江雲日暮何由陪大白而論文浯石天齊尚欲繼次  
山而作頌

答韓徽州

共理惟二千石稔聞謠頌之聲一封奏九重天聊舉激  
揚之職愧納交之甚僭辱執禮之過謙恭惟某官玉雪  
雙清埴簏迭奏尋昌黎之隆緒發為文章治文公之故  
鄉興其仁遜一洗期會簿書之俗挽回禮樂教化之風  
誦絃月異而日新襦袴昔無而今有寧減太倉紅腐之  
粟以活旱歲赤窮之民作牧者多如侯有幾與人誦子  
產其誰嗣之朝廷知弱翁且大用矣某早識大馮之半  
面晚交小陸之下風雖結束於行裝敢蔽蒙于嘉績公

真所謂循吏蓋博采於僉言僕雖不及古人安敢當於  
私謝

答池州魏通判

疏渥佐麾涓剛滌籀屬時天塹大為固圉之防爰屈時  
髦小試康沂之績先聲攸暨羣聽已孚伏惟某官妙質  
天成雋名日起先文靖如山澤之有龍虎偉矣傑魁賢  
公子譬戶庭之生芝蘭居然秀美早繇內幕晉列中朝  
鵬行方快于九遷驥足乃煩於再展人疑支壘不足題

仲舉之與上念故家將親訪魏公之笏會頌迅召寧久  
平分某自笑滯留尚叨寅協向來樞府蓋嘗屢拜於北  
平歲晚即君倘許重窺於東閣

賜第謝丞相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賜金丹而換骨仍使登瀛雖  
奎畫之明揚實化鈞之密啟寵光百倍辭受兩難竊以  
稀濶之舉惟其人遇合之際繫乎命名相如陳正獻僅  
除元履之官前輩謂史太師不了放翁之事魏則終身



而長往陸方錫第而左遷未有既齒名於皇朝俊造之  
科復著籍於上帝圖書之府是為異數當屬奇才如某  
者學欠精專性多遺忘河陽耕牧莫能成周南太史之  
書汾曲田廬但欲率銅川府君之業其進非由秀孝茂  
異之選所望不過國舍虞比之遷辰獻瞽言午頒細札  
茲所謂本朝之曠典舉而華孤士之一身黃牒懷歸絕  
勝桂生於墳上青編老去恍驚藜照於閣中舊無千佛  
之姓名新有羣仙之指點衆羨致身於清望獨知回首

於欽翹昔在端平早陪末至豈必立定夫於暮雪居常  
坐公挾於春風前以宗伯侍邇英已辱纂修之薦後乎  
秀巖開史局未酬推挽之言及甄陶歸掌握之中果位  
置越拘攣之表何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於無鹽筆  
研久荒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  
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心如武侯持衆美如房相謂  
取士之規模宜遠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才在大臣  
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藻得無貽門館之羞况

荒淺未能誦祈招之詩而辨博不足奉帝丘之問恐干  
清議徒切隱憂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向春風夸得意  
非復看花走馬之時以紀傳易編年徒有絕筆獲麟之  
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鄭少師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

下並同  
丞相至

昔在端平早陪末至

非止稱盛憲之名於九牧抑且誦杜甫之句於百僚方  
吐哺下白屋之時所傳已廣及辟穀從赤松之後此念

未忘生成甚咏抱之勤位置越拘攣之表

下亦同必相至

茲蓋

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數謂取士之規模宜廣

並餘

同丞  
相

謝趙知院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奎文錫第俾司東壁之圖書內竊殊榮外包厚愧歷觀人物會通之際因歎書生遇合之難皇祐諸老力挽聖俞竟止京朝之授隆興二樞合薦務觀亦惟掾屬之遷未有既齒名於慈恩塔之

題復著籍於羣玉山之頂是為異數當屬奇才如某者

學欠精專性多遺忘

下並同  
必相至

眾羨致身於清望獨知稽

首於欽翹每造膝議延英政事之餘必極口誦子虛游

獵之作奚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於無鹽筆研久荒

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之譏茲

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謂取士之規模

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才在大臣所以儲國家

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廊廟之羞

餘並同  
丞相

謝陳大參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

下與知院同至

衆羨致身於館殿

獨知稽首於門闌念昔先君論交諸老及細考碑陰之

友誰堪托身後之孤方槃澗翁居北山嘗列執經之弟

子今中書君開東閣未忘受業之陳人每造膝議延英

政事之餘

下與知院同至

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甄冶之羞

餘與

前同

賀鄭丞相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恃寵初潛之舊人主  
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祏嘗慨君相  
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宮莫望其末光或仰視  
殿雷不荅於一語風雲之會不契巖石之瞻寢輟所以  
季然問仲由冉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伊尹管仲先  
受學焉恭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鰲斷初元一變粹然  
用涑水之規摹歲晚重來見者異潞公之年貌上欲託  
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徜徉孤山夢寐一壑屬甘

泉之烽踵至而延英之議背馳臨朝不怡當饋太息孰  
德望隆重能折遼夏之驕孰心事和平可一洛蜀之黨  
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光殿之存謝傅未起之謂何  
甘盤欲遯而不可必有以易置壞局斡回危機扶天下  
之綱紀文章繫中國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  
言惟天惟祖宗克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  
松之遊某進觸悔尤退安義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  
通平生元城之書然猶聽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於



大化勉忠孝於暮年昔誦狼跋之詩常願歸於公旦今  
被羊裘而釣安敢累於君房

二府

播告辨朝登崇碩輔上以二三執政將託國家公以第  
一流人同升廊廟士心咸附民聽具孚竊謂自昔無不  
和之大臣矧今有難平之幾事傳巖之羹阿衡之鼎古  
訓具存慶歷之車元祐之舟先賢深戒聖矣九重之獨  
斷赫然二府之一新恭惟某官負宇宙之名凜霜日之

節其言議可以暴之當世其忠實可以對越上蒼朝家  
關係以重輕海內想望其出處天留之以殿諸老帝待  
之尤異羣公屬者邊庭繹騷廟模枘鑿方將彊本收千  
里折衝制難之功是必改圖自一堂聚精會神而始決  
於夢卜付以機衡必調膠絃必鑒覆轍必開景運以弭  
厄數必實元氣以禦外邪毋使淮南論漢廷公卿如發  
蒙耳矣將見魏人謂江東將相豈下人者哉遂踐台司  
永扶皇極某頂繇庸品驟齒名流叔厚排秦丞相之深

欲聲其罪子開坐蔡新州而去乃被此名孤聖主之睽  
知辱明公之汲引然猶聽辨熊軾進直義圖垂魚擁笏  
以娛親殺馬毀車而佚老非管仲將左衽被髮舉世所  
憂使悵輩得長衣清談繫誰之賜

除秘撰閩憲謝丞相

白髮奉親安於縣隱皇華遣使榮甚繡行向非大臣之  
育才誰念小人之有母強顏承乏稽首歸恩伏念某屬  
者重來出於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隆興寵務觀之時

不旬月掌贊書用元祐待東坡之事僕無他謬巧以速  
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方舉國勇於去凶而當寧聽其  
謝事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櫓之姦言者疑曾子開  
無怨嫉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累師承平昔之知  
一自退藏數為啟擬靈均去國至煩上帝之下招禹錫  
得州難強大人而俱往遂進隆名於中祕就陳臬事於  
外臺庭闡喜而加餐鄉井詫其創見叱馭為忠臣回車  
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

行而不悖服勞伊始辱命是憂茲蓋伏遇某官赤舄之  
歸方新緇衣之好逾篤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  
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恩侔卵翼報蔑毫釐某  
敢不采問風謠平反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  
首渭濱不無杜老之戀

謝三府

既還親舍綵戲甚歡就建某臺繡行尤寵初服勞於原  
隰首叙感於欽翹伏念某拔起諸生遭逢明主賜梅聖

俞王平甫以科第號為異恩擢王嘉叟韓无咎於掖垣  
出於獨斷每因宴見必竭愚忠及頒鬼質之除書屢獻  
謫言而駁議衆女謠詠孰知賤妾之心天王聖明卒赦  
繫臣之罪親年愈髦官意漸閑辭予環恐有後至之誅  
叨剖符又無俱往之理敢圖廊廟察王陽畏九折之塗  
不出里閭俾相如馳四乘之傳吏民除道賓客滿門足  
展丈夫之雄可謂書生之遇方將教萬世為人子者豈  
曰使四方無僕輩乎茲蓋伏遇某官懷仁義以敬王躬

勞謙而下士興念萍蓬之跡方為菽水之謀迺命孺文  
按事而稱刺史庶令夢得有辭以白大人雖竊便安未  
知報效某敢不博詢粵俗恪布漢條露綬而歸會稽陋  
買臣之得志攬轡而清冀部希孟博之餘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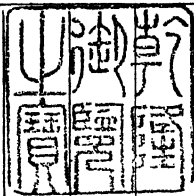
謝侍從給舍

綵服承顏便於晨省繡衣將指華以晝行繫遠士之超  
踰繇近臣之吹送伏念某頃趨嚴召誤簡聖衷稱獎形  
於堯言選擢出於義畫謂德裕少而力學不試有司謂

仲舒文有古風最宜為誥偶逢明主之前席敢著時賢  
之先鞭每侍華光畢陳芹曝但求事濟奚必人知据李  
大臨宋敏求所見而爭上為反汗被曾子開彭器資之  
名而去誰與辨誣亦既退藏數蒙記憶雖身有驅馳之  
志然親臨喜懼之年尚察至情就膺隆委終南別墅免  
違种母之訓言長樂安輿遂用蔡公之故事自謀不過  
如此何德可以堪之茲蓋伏遇某官筆橐之班已穹車  
笠之情未改念王陽畏九折阪出於真誠使相如乘駟



馬車極其尊寵榮親則可稱職實難某敢不圖報恩私  
益肩忠孝咨諏而獲五善躬原隰之微勞平反所活幾  
人奉庭幃之一笑



後村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主事

臣

陳文樞

謄錄監生

臣

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二十九

宋 劉克莊 撰

樂語

上梁文  
雜啟附

宴張都承樂語

素州

曹裝已戒方趨文德之衙韋戟初臨適在高陽之里屈  
軒車之貴重侍杖屨之從容恭惟某官龍章鳳姿金聲  
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下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侍玉皇  
之香案舉世莫磷緇於太節後生皆師仰其餘風幼安

似非晉人魏人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宁獨知其素守  
追鋒趣近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獨未起東山之臥  
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奈都人望一馬二童之  
至上方渴想公忽徐驅我知郡編脩吏部頃幸識荆竭  
來剖竹過楊雄之宅將質羣疑避齊相之堂冀聞片語  
爰舉宴嘉賓之典况當脩禊事之辰折花以當酒籌攀  
柳以留行色掣鈴郡閣獲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  
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颺口號上祭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轡解逅此逢迎恭桑深得詩人  
意拔薤寧希健吏名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載洛  
陽城祝公早畫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帥樂語

撤山前之徽戍方卷捷旗訪江上之棠陰忽聞歸騎乃  
為薄具以屈高軒恭惟某官峻特而潔清沈潛而剛毅  
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脩從游勉齋之門見稱嫡子真  
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貪風妙算

掃重湖之妖祲集衿佩於凋零之後多所講明營金湯  
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於竹帛迺興動於林泉  
魯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適更生宗室遺老上必見思會  
有鋒車徑歸禁橐我知郡編脩吏部交游最蚤聚散靡  
常晚繼踵於前規復借光於鄰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  
凝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  
鼓尚約秋風輒以心聲寓於口號

長劒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深衣鳶方跼跼水中

墮鴻已冥冥天外飛離索憑卮酒訴淹留却羨角  
巾歸祝公小住為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畧樂語

廣東

擁旄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嶺南屬外臺之初建敬  
陳燕衍屈致崇嚴恭惟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殿中  
燈籠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方傳誦繇  
國朝而屈指惟唐氏之有人頃膺六察之除奚翅百函  
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仗之言都人祖送畫



工為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輓俄移南國之  
麾幢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息珠犀之謗儉甚乖  
崖之條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炎熱之區悉變清涼  
之境賜履至於海既憂顧之少寬介圭覲於王喜遄歸  
之不遠我某官昔叨末契今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  
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  
以協同於王事况帳下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  
歸細聽金縷之歌莫惜玉山之倒菰相巨杯之飲縱不

能陪范公一筆之勾庶乎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覩  
賓主之交歡輒陳蕪音聊啟玉齒

元戎建纛粵王臺庶使新持漢節來一紀別俱無恙  
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風可使貪泉變老筆能驅瘴  
霧開祇恐仁皇思質肅日邊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樂語

中軍謀元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遣使臣屬輶車之再  
駕將交驩於大閭爰盛啟於初筵恭惟某官清節致身

丹心事主為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子小人  
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主深知其忠及拜  
瑣扉垂登廊廟乃露章而勇去雖天語而莫留茲矢彤  
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帕首紛來謁之小侯教條清明  
鼓角驩亮龍戶馬人之相慶蠻煙瘴雨之一空鷄鷩去  
而蚌迴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而獸舞行人賡喜起  
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譜彈冠魏闕舊陪簪盍  
之餘攬轡周原新託履封之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適茲

嶺海之重逢召鼓吏以過卒年命佳人而戛鳴瑟反玷  
為兩君之好聊永今宵衮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  
等俯陳蕪語上啟玉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邂逅轅門此建牙應是近臣來侍  
從頓令遠使有光華他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來本  
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賸燒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樂語

瀛洲學士為江鄉半刺之行句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

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乃殺雞為黍以留之恭惟某官  
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湧而山出聲名蚤著不數黃  
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  
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  
未嘗曲學以阿世朱雲折檻諸公慚請劍之言陽子哭  
廷千載壯裂麻之語一葉身輕何去之遠六丁盡力而  
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  
冷炙悲辛之態仲卿妻安牛女之儉超宗子真鳳毛之

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入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  
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  
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  
驥而為別駕長官分席嘆無蟹而有監州想像醉翁澹  
庵之勁節高風收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藁覺此行之  
不惡然小住而亦佳方今圖面一新號名四出加璧而  
延故老將行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  
豈容州佐屢屈天仙況頭廳乃吾鄉兩相之迭為而鼻

祖云異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寵街  
而築沙隄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期月猶遲我崇禧吏部  
少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知  
已詎忍卜商之離羣肯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轍車  
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游戲俯陳下里  
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期看人著盡幾枰棋碧雞金馬非吾

事白鷺青猿欠子詩魯國兩生肯行石海濱二老莫  
來遲暮雲春樹嗟脩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上梁文

慈濟殿上梁文

兒郎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翬飛不崇朝而  
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惠侯  
道婉松喬術侔盧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劑失傳然千  
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暨福泉處處幡華



家家香火眷言莆壤密介寶鄰夏有瘁春有瘡苟精祈而必應尸而祝黍而稷亦報禮之宜然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簣之纔覆作舍三年而未成非遇偉人孰圖佳話我知郡某官視民苦樂如已戚休謂隆古泰和之時疖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地疵癘必無損樽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閔宇烏紗羽氅炯落月之照梁孔蓋翠衿乘回風而弭節非侈一時之輪奐永為千古之瞻依讀本草者證神農寧不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

安敢忘牧守之賢遂為短歌助舉修棟

兒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從頭細紀活人功

兒郎偉拋梁西烏石岡邊有舊栖箇裏神通隨處現丹瓢藥笈不須攜

兒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識壺公却恐是同參

兒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傍古樹即甘棠留

教父老宅年憶

兒郎偉拋梁上紛紛鄉幣祈靈貺炯然一片活人心此  
是神君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藉向來不作葦酒緣至  
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天闕神有憑依漆葉青麴普授衛  
生之訣黃蕉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縣西齋上梁文

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然將  
壓曾是翬飛之觀出於轍涸之餘西齋主人少慕紛華  
晚趨平實有農拾穗薦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租常負催  
科之殿幸而齎舟相尾沸鼎稍涼迺即西偏別規便座  
屏廷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藝菊盈坡種花成徑雖  
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澹臺又何妨於入室然節  
用愛人未之能盡顧勞民奉已寧免有慚庶退食在公

之餘思反躬補過之義提短弊照細字老矣安能命巾  
車掉孤舟歸哉未晚迺為巴唱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付  
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谷已無人識路泉荒木老  
暮猿啼

拋梁南白首銖銖較米鹽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尾  
事清談

拋梁北北山翁肯留真蹟跨凌顙籀掩斯冰自有蒼生  
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車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匝  
憑高望

拋梁下絃誦琅琅喧子舍未應當食嘆無魚且可劬書  
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戶無夜閉簾有晝  
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斯文

徐潭草堂上梁文

兒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菟裘而將老  
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而久  
斥逢更化之時招下帷生緩而迂莫仰裨於顧問中書  
君老而禿終不任於使令呼來虛霑綾餅餽之恩歸去  
未有土饅頭之地空蘇學士竹筒之積鏹得徐先輩草  
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丘豈必懷乎故宇方桓司馬石  
櫛則甚陋視楊王孫鰥葬則已奢凹凸勢殊經營而為

臺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出寢內散花之人延  
入門前問字之客香芹羹鮮鯽膾享貧者之八珍長柄  
塵短轅車備間人之九錫免范蔡扼吭而奪與嵇阮把  
臂而遊命乃在天死便埋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  
羅它日荒阡不願曹瞞之漉酒遂為巴唱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卷處邇  
英今在九霄中

兒郎偉拋梁西西掖西崑有舊栖誰道相如堪視草寄



聲太乙莫然藜

兒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墩未免貪門外釣磯今屬我先  
生只喚作徐潭

兒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白  
髮老翁難荷戟

兒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挽  
致萬牛無力量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寬

恩尚許同鷗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米手  
種邵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歌於  
斯哭勿違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之訓

雜啟

答湯伯紀論四六

伏承枉教過許儷文深惟空疎不稱提獎以至切磋之  
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宦游猥塵賓佐當插羽流星之

交至多據鞍橫槊而立成蓋率然供記室之求非以此  
為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著價未識面而露章以幕  
僚而施諸府公以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房以足下既  
難學子陵之高斥桓公為老兵安敢效孟嘉之醉故於  
酬答之際未免抑揚其辭然而博觀陳編頗見前輩于  
頓健將退之擬所作於商周嚴武麤才子美方其賢於  
顏賈或以為窺濤海而悸慄或以為繫雪山之重輕若  
乃廬陵之於文僖眉山之於安道皆以游從之舊每形

推許之間曷嘗為文字之瑕疵適足見風流之篤厚顧如執事方負軼才小欲騁落霞孤鶩之詞大欲秉檢玉泥金之筆務為高簡恐為賣菜之嘲盡黜鉛華似匪繁花之體誠願於俊壯雄深之外加委宛曲折之功出之無窮讀者不駭大慚謂之大好每觀舊作而忸怩小人可以小知烏覩斯文之鉅麗方將廣吾子之意聊亦發老生所懷斐然有云諒之而已

回湯仲能撫屬

光奉贊書辱參婉畫我公始至方招溫石之流此士肯  
來徑處鄒枚之右輒修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性極  
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二蘇三  
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被大使出護陪京方觀要路  
之登忽勇急流之退雖入山避謗幾不調者十年然飲  
水著書亦足傳於千載茲蓋調於琴瑟果來赴於弓旌  
側聞公朝屬意人物方將命議郎而草新奏遣掌故而  
訪遺書何況元侯已召還於北闕豈容雅士尚留滯於

周南某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棄真如於苦李今留頗  
似於繫匏方喜盛心竟成交臂嵇康性嬾煩見索於報  
書司馬才高惜不觀於授簡

回京尹

某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權尊任寵固先彈壓之威  
物貴幣輕尤賴變通之術除書初播輿望交歸某深喜  
微蹤密依巨庇首嘗捧刺繼辱貽箋問馬及牛共仰神  
明之見騎驢衝節竊欣禮數之寬

回游提刑入國門

某恭審顯膺嚴召趣覲清光龍沕九淵昔批鱗而引去  
鳳翔千仞今覽德以來儀端士進為輿人相慶某服膺  
已久識面未諧仰李渤如景星行將快覩挹濂溪之霽  
月願聽雅言

回馬揖投贈

居洛去官二十年不記班荆之雅自郢及我九百里忽  
蒙委刺之勤信哉奇男子之為念此舊長官之老伏惟

某人鄉推秀孝家有父師大宜紬石室之書續成史記  
小亦給尚方之札使賦上林何挾才之尤高而行路之  
甚左客車都甚富明珠拱璧之投田舍蕭然闕白飯青  
芻之禮又緣衰病全廢應酬體羸不任於衣冠臂痛久  
疎於筆硯止子路宿莫陪長者之雅言送李愿歸空羨  
幽人之獨住

回涵頭鄭監鎮

為農去國林間方力於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唱



道出明珠於袖裏飾斷木於溝中恭惟某官秀稟天台  
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貌古心不入  
時人之嗜好寥落三家之聚沈冥一世之豪微而蠻觸  
之爭大則虞芮之訟紛紛求決往往質成書判流行極  
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真右扶風左馮翊之才  
然君子之道中庸顧本朝之法嚴密姑平一闕即輅九  
遷某久去闕庭苟安田里未嘗射虎不煩霸陵尉之訶  
問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圖髦士患顧禿翁歌詩

人伐木之章奉賢者班荆之語傍觀榮甚內省闕然署  
門而謝交情自慚廢退隔年而還詩債尚恕奎荒

回杜制置送御書

某伏領台翰寵賜所刻宸翰二軸仰惟聖天子眷禮之  
隆固為鮮儼然非大元帥功名之盛詎足以當坐令雪  
案螢牕之間恍如奎躔虹氣之屬光芒發越聞見傳夸  
某首誦睿謨窺光武十行之妙徐觀跋語歎孔明二表  
之忠既盥手以寶藏敬叩頭而推謝

謝黃慥制機惠文藁

某頃因行役辱貺巨編及歸道於樵川遂滿裝於漁艇  
豈謂篙師失手水怪垂涎斗氣頓收莫測延平之劍化  
夜光下燭始驚合浦之珠還然某藻思久衰匱藏惟謹  
吟離騷於澤畔方抱幽憂誦子虛於上前愧無氣力姑  
憑惡札少見謝忱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累世通家晚竊左符之庇小人有母適當初度之辰辱

熊軾之臨門驚驪珠之出袖鏗錡古調獎飾哀宗恭惟  
某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舉而榮  
親亦人子之至情竹裏行厨非兒童之慣見花間艷曲  
俄士女之競傳居然改千里之觀瞻何止示一門之光  
寵某方遵慈訓共歸縣上之耕第愧俚音莫和郢中之  
唱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蒼顏華髮屬親闈喜懼之年白雪陽春辱地主寵嘉之

語家庭動色州里傳夸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軼出  
每篤賢賢之禮尤推老老之心依滕文公而為氓得其  
栖託念頽封人之有母厚矣撫存揮掃雅詞光華誕節  
乃若盛儀之過腆揆於愚分而未安竊師舍熊取魚之  
言併援受羹反錦之義固慙方命必諒由衷被之絃歌  
雖乏家姬之唱寫諸琬琰永為樂府之傳

袁州回通判壽詩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絹之辭恭

惟某官善與人交譬猶吾味爰有壽臧之祝用為枯槁  
之華某千里顧雲兼旬勤雨目斷庭闈之定省耳聞田  
里之歎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桑弧蓬矢自笑  
早衰美人贈錦段琅玕詎容虛受

回宜春方宰壽詩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恭  
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樛櫟  
之年設蓬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心始和

平

生日答張守

退士無聞已具禿翁之態  
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辭  
禮越等夷光生寂寞恭惟  
某官蟠胸萬卷落筆千言  
畫隼朱轡雖深居於鈴閣  
桑弧蓬矢猶下軫於茅簷  
錫寡和之名章賁早哀之  
陋質傳夸同志永為墨客  
之榮悞恨貧家未有雪兒  
之唱

答方蒙仲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歲既晏孰棄予獨荷故  
人之意過形絕唱俯逮哀蹤恭惟某人交誼歲寒毫端  
春麗朱絃綠綺無俗士之哇淫黃絹色絲有漢人之風  
骨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雖家乏春鶯能囀繞梁之調然  
門堪羅雀足華環堵之居矧兼盛禮之匪頒尤極懦衷  
之感慨所為推謝悉佇晤言

答王實之

青雲失脚誰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仙之作夫



何哀颯獲此瑰奇恭惟某官吾道宗門斯文元氣批龍  
鱗探龍領蓋嘗犯明主之顏料虎頭編虎鬚每欲唾貴  
臣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故人贈我好歌華其  
初度覺樽壘之動色顧弧矢而有光誦烏石岡邊之詩  
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棄於異時

答方德潤古史

流年晚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吹噓出西掖判花之  
手里門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遺直

上坡建白可居慶厯四諫官之間後省留黃不在熙寧  
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屣等外物於浮雲獨君父之  
寸心與友朋之一念綢繆愈篤造次不忘似憐掃軌之  
餘適屆懸弧之旦管仲鮑叔早已論交老子韓非晚仍  
同傳欲其久活獎以名言至於臺餽之過豐甚矣村居  
之改觀某敢不呼童烹鴈攜酒與魚慶老穉之檀藥約  
親朋而破費人生之樂孰與此多誦烏石岡邊之詩幸  
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畔之集尚勿棄於異時

回張使君

蓬矢六懸自嘆栖遲之跡草廬三顧辱貽幼眇之音異  
哉以甕牖圭竇之人得此於蓬萊道山之彥恭惟某官  
毫端泉湧曾次冰清鯨吞鼇作之文豈惟一集鳳髓龍  
筋之判動輒千言顧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侯之雅製  
玉盤洗金鞍簇既勞動於行厨銀筆述雪兒歌復流傳  
於樂府殆似奏韶鈞以破蟋蟀又如列鐘鼓以享鷄鵠  
邦域爭誇林泉改觀某心雖絕感顏不勝慙平子錯刀

莫報美人之誦鄴侯牙軸永為來裔之藏

回顧知縣

掃軌摧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剝啄忽貽寡和之章青  
眼未忘白頭增氣茲蓋某官誼堅金石文叶咸韶念三  
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謂一貴一賤之際乃驗交情陳  
羹錦於篚籩傾瓊瑰於懷袖煌煌織翠之段非野老之  
敢留纍纍貫珠之歌乏雪兒之能唱所為推謝未可立  
談

回成丞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馳驛忽貽外孫璽  
曰之辭盛意殷勤哀宗榮耀伏惟某官深懷和璧早擅  
蜀珍卿雲黼黻之文衆推藻麗陳雷膠漆之義一洗炎  
涼鏘然宮羽之在縣爛若玄黃之實籩欲拜大惠似傷  
小廉懼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貪驪珠之無價珍以藏  
家

後村集卷二十九